

敦诚敦敏兄弟二人的诗集里都保留了多首为曹雪芹而作的诗篇，不只是表明对曹雪芹的契重，更有意义的是

使他们契重的伟大小说作者冲出历史的尘封，在现代露出其一段身影——对后世读者最有意义的一段身影。

谁更堪称《红楼梦》的“第一读者”

□ 袁世硕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影响最深巨的小说，作者曹雪芹也随之成为一个极响亮的名字。然而，其人其事在当时就鲜为人知，淹没在历史的尘封中。上世纪二十年代，通俗小说进入了文学的大雅之堂，红学家发掘了曹雪芹同时代的闲散宗室敦诚、敦敏赠挽曹雪芹的几首诗，确认了他是声名籍籍的江宁织造曹寅的裔孙，随之引发了对曹氏祖籍、家世的文献的发掘，稽考得相当深细，而伟大作家的事迹，仍没超出敦诚兄弟的诗提供出来的约略情况，知道他在江南的繁华之家覆灭后回北京，工诗善画，穷困潦倒，移居西郊，坎坷以终。由于文献的极度缺失，难免生出种种附会，乃至有臆造其生平，质疑、转嫁其《红楼梦》的著作权的说法出来。这对曹雪芹来说，实在是他身后极可悲的事情。

敦诚敦敏兄弟

今年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怀着对这位饮誉世界文学之林的大文学家的追思心情，再次阅读确凿无疑的他生前友好敦诚、敦敏的诗，更加感到他们两兄弟诗之至为宝贵，它的被发掘出来不仅拨开了历史的重雾，使曹雪芹在近世现出其真实的身影，他生命最后十数年落拓穷困的状况，嗜酒，狂放，一肚皮牢骚，死得十分凄凉，而且其中还蕴含着许多深层的意思，辐射开来可以看出《红楼梦》创作与最初流传的一些情况。

敦诚、敦敏是觉罗宗室，天潢贵胄，曹雪芹是旗下平民，身份是有别的，但交往有年，甚诚笃，有始有终。这从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便可见其端倪。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敦诚“时在喜峰口”，在做山海关税官的父亲父亲的税点上收税，念及好友，有诗寄怀。诗题下注明曹雪芹名“霁”，他们兄弟二人后来写给曹雪芹的诗的題目，也往往注出，这才使现代人知道了曹雪芹的本名。诗意层次非常清楚：先感叹曹雪芹昔盛今衰的身世，表同情之意；次说喜爱曹雪芹“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是称赞；随之追忆昔日同在“虎门”——右翼宗学期间——“西窗剪烛”的温馨，“高谈雄辩”的快意，是叙旧；最后由怀念而劝勉曹雪芹不要奔走富贵之门，说那些“富儿”们给了点“残杯冷炙”便以为对人有莫大的恩德的“子”，让人难受，还是安心“著书黄叶村”吧！不是知交，不是不好说这样的话的。

敦诚的这首诗从杜甫题曹霸画马诗《丹青引》起句：“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亦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令读者颇感突兀。“将军后”三字颇费斟酌。如果“将军”批画马的曹霸，谓曹雪芹也算是“魏武之子孙”，那就扯得太远，真是有点像有人撰撰文考证曹雪芹果是曹操后裔一样，没有什么意思。问题在于敦诚何以要说曹雪芹“无乃将军后”？个中或有不便说出的隐情。

敦诚虽为觉罗宗室，却也怀有与沦为旗下平民的曹雪芹类似的家世创伤之痛。敦诚的五世祖，敦诚自称始祖的阿济格，战功卓著，封英亲王，却居功自大，在平大同姜瓖之乱期间，权势极高的多尔袞视师，病卒于军中，诸王奔赴哭陵，他独不到场，还欲谋杀多尔袞的部下归己，丧后返京，顺治帝出迎，他竟不依礼法解去佩刀，被议处削爵赐死，坐罪赐死的还有他儿子芳亲，结局甚惨。敦诚兄弟嫡亲一支，没有坐罪削籍，却也失去了王侯的权势富贵，成为日益庞大的宗室中弱勢支脉，祖上这种惨剧，自然成为他们心头的一大恨事。乾隆继位后，为安抚庞大的宗亲，为前三代被诛被囚被削爵削籍的祖父辈人平反，



永忠像

追复爵号，恢复其子孙的宗籍，阿济格也追复爵号，仿照亲王园寝式重修墓园。敦诚谒陵恭纪诗除了不能不表示的感激“圣主”“九泉施恩以宗臣”的话，便只有两句无言的悲哀：“惆怅诸孙秋土塚，西风吹叶踏河滨。”同病相怜，所以敦诚兄弟对曹雪芹怀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心，赠诗总是要说到曹雪芹的身世之悲，敦敏在赠诗中更直接说出“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氍毹白眼斜”，连曹雪芹酗酒、狂放也归因于他的身世之悲，可谓知人知心。

敦诚诗说曹雪芹“无乃将军后”，就曹雪芹家世实际说，是绕过了曹家最高贵繁华的曹寅一代，上追到以军功发达的曹雪芹的曾、高祖曹玺、曹振彦了。曹振彦扈从顺治皇帝入关，累迁浙江盐法道；曹玺袭侍卫，随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管理江宁织造。称之谓将军虽不甚相宜，却是强调了曹家在清王朝平定天下中也是有战功的。这里面就融入了敦诚自己的感情因素，这也成为敦诚兄弟对曹雪芹怀有特别深切的同情心，能容忍他的傲慢，与之保持了持久的友情，宗室分败后还时而过访，有诗寄怀；偶然相遇不惜解佩刀质酒话旧；曹雪芹逝世，挽诗歌哭情深，深以“一病无医竟负君”愧疚不已；许多年后还时而念及，动闻笛思友之悲。兄弟二人的诗集里都保留了多首为曹雪芹而作的诗篇，不只是表明对曹雪芹的契重，更有意义的是使他们契重的伟大小说作者冲出历史的尘封，在现代露出其一段身影——对后世读者最有意义的一段身影。

永忠

敦诚心注曹雪芹作《红楼梦》，也最早获得了《红楼梦》抄本，从其《四松堂集》里也可以看出他与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几回书里表露的思想的契合处，但却始终没有明白说出有关《红楼梦》

的一个字。曹雪芹逝世，敦诚有诗致哀思，初稿原为二首，到《四松堂集》刊本里便只保留了改得更为整饬的第一首，删弃了以“开篋犹存冰雪文”起句的情意更为深切的第二首。这都表明敦诚是有所避忌的。这样，他也将曹雪芹尘囿外的《红楼梦》的“第一读者”的称号，让给了另一位闲散宗室，永忠。

永忠是名载史册的清宗室诗人，他的《延芬诗稿》第十五册有《因墨香看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馨馨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肠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都来眼底与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忧愁。”

永忠是康熙十四子、雍正同母弟允禩的孙子。康熙晚年很爱重允禩，命为绥远大将军，统军驻西宁、兰州。雍正继皇帝位，深感是一种威胁，诏令驰驿返京，禁锢起来。只是没有像对他继位有所不满、抗争的兄弟允禧、允禩那样除掉。乾隆继位后，允禩方才被释放出，也就意气尽消。永忠是在乃祖晚年身边长大的，言传身教，养成他不问政事远害避祸的人生观，靠近文宗室爵位薪俸逍遥度日，肆力文艺，诗作得极好。现代潜心发掘有关曹雪芹的历史文献的吴恩裕，在《延芬室集》稿一册的封面上，看到永忠在后来封为国将军时随手写的诗：“过去的事过去了，未来何必须商量。只今只说只今话，一枕黄粱梦梦长。”语句十分通俗明白，而意思却是极幽深：满腹心事，又无可奈何，谁能说今后就平安无事了呢？由此不难领会，永忠读《红楼梦》第一首诗里“不是情人不泪流”一句的意思，是他由自己的身世感读出了《红楼梦》特别是小说开头第五回“红楼梦曲”的悲情，所以才会如此动情地“几回掩卷哭曹侯”。

永忠诗题表明他是通过墨香读到《红楼梦》小说的。墨香名额尔赫宜，是敦诚兄弟的三叔，比敦诚还小九岁，那年二十六岁，前年刚选授三等侍卫，少年风流，喜读情诗，好像并不擅诗。敦诚与永忠原来没有交往，也是前年宗学考试优等，补宗人府笔帖式，开始相识，以诗相质、赠答，甚相契合。永忠读了敦诚的《四松堂集》诗稿，大为称赞，随即为之作序。永忠自然会由敦诚赠挽曹雪芹的诗篇，在交谈中了解到曹雪芹其人其事，知道他在作《红楼梦》小说。这便成了永忠得以读到《红楼梦》的契机。墨香只是充当了书的推荐和传递人。永忠读其书，知其人，知道了曹雪芹是昔日老祖宗康熙皇帝的亲信侍臣之后，现今却落入贫困，空负才艺，坎坷以终，不免增重了同情惋惜之情。或者还获悉了与自家事更贴近的情况，譬如曹寅女儿，也就是曹雪芹的姑姑，经康熙亲自过问，出嫁给平郡王子纳尔苏，纳尔苏袭爵后，从绥远大将允禩西征，允禩返京，“权大将军事”，雍正即位也诏令返京，不久以“贪婪”罪削爵，命运与允禩一样，更是心有悲了。所以，他读到《红楼梦》，对曹雪芹特有一种“可恨同时不相识”之感，禁不住“几回掩卷哭曹侯”了。

东皋与红楼

永忠堪称《红楼梦》的“第一读者”，他不仅写出了读后感，而且写出的是他读小说的心理感应，全诗首句称作者“文笔足千秋”，第二首称扬小说的核心情节——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痴情”，叙写得深强入微，令人绝倒，“一中之”犹人常说的当浮大白为快；第三首又陡然荡开，谓作者心灵里装进了许多世态人情，一起观照出来，怎不让人感到人世的悲哀。确如其宗叔弘昉在诗稿眉间所评：“此三章诗极妙。”

此后十多年，敦诚与永忠同声相应册气相求，相交甚密，屡有诗文相质、赠答，但永忠显然比敦诚少顾忌，不讳言儿女闺房私情，也更懂得《红楼梦》小说的意义、价值。

永忠读了《红楼梦》，题诗盛赞之，还曾与人谈《红楼梦》。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书中有一节“益斋谈东皋与红楼”，揭出益斋有奇闻仙诗，中云：“《红楼》一任说，我说在东皋。”东皋为当时北京东郊地名，敦敏、敦诚一支的空地也在东皋，依亲王制重建的阿济格陵园是他们兄弟时常游居的处所，“东皋”二字也就成为他们兄弟诗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敦诚还作有《东皋竹枝词》。益斋为明仁，雁仙即永忠。明仁寄永忠诗全文未见，其中所说“《红楼》一任说，我说在东皋”是什么意思，难于做出比较确切的解释，但却可以认为在永忠题《红楼梦》时，曹雪芹未完成的《红楼梦》便在敦诚兄弟交往的圈子上传开，引出了议论。明仁，字益庵(庵)，权门富察氏子弟。乾隆十五年(1750)做驻藏大臣的父亲傅清殉难，他大约刚成年，袭子爵授侍卫，小弟明义也赏戴花翎。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赴金川军营，后卒于军。此前，他与敦诚、永忠都是有交往的。敦诚后来有《忆昔行·挽嵩山兄五首》，追思已逝的永忠，有自注：“一夕集神清室，主人与明益庵、仁怡斋诸子谈兵说剑，至旭再地不辍。”这证明明仁有寄永忠读到《红楼梦》的诗，是在他赴金川军营之前，他也应当是读到过《红楼梦》的。明仁的弟弟明义有《题红楼梦》二十首，也就不足为奇了。

■ 山海经

曹植墓

□ 丁开冰

出东阿县城，沿古驿道所在的柏油路南行约20公里，有一座自古有名的鱼山，一代名人曹植的墓就位于鱼山西麓。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的三子，曹丕同母弟，“建安七子”之一。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有成就的作家，诗歌、辞赋、散文皆有杰出贡献，被文学评论家钟嵘称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的《洛神赋》，被公认为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之作，东晋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图》就取材于这篇名赋。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其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从此，曹植以“才高八斗”名传天下。唐代所称“汉魏风骨”，当首推曹植。曹植以才华名闻天下，一生也为才华所困。曹操在位时，爱其才，曾欲立其为太子，后因妒陷，曹植失宠。曹丕称帝后，忌其才，对曹植猜忌打击，不予任用。广为流传的是，曹丕曾令曹植七步之内作诗，否则便要杀头。

曹丕死后，他的儿子曹叅继位，对曹植许昌越来越远。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植由河南雍丘(杞县)徙徙东阿为王。来到东阿，曹植登山，面黄河，瞻泰岳，“喟然有终焉之志”，有“终葬此地”之语。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曹植被改徙陈四县(河南淮阳)为王。同年十一月，曹植病逝于陈，终年41岁，谥号为“思”，世称陈思王。第二年，曹植之子曹志遵其嘱归葬其于鱼山。

曹植墓坐东朝西，依山选址，凿山为穴，封土为冢。墓前神道上有幢著名的古碑，即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所立的《曹子建神道碑》，碑文记载了曹植生平事迹，死后葬地和后世祭祀颂词等。康有为曾对其高度评价：“大刀阔斧，阵无前”，“快刀斩阵，雄峻峻峭，莫若《曹子建碑》矣”。古碑甚为珍贵，现已建楼保护，又称隋碑亭。碑楼内还有两方石刻也较为珍贵。一是明传碑，字迹剥蚀严重，依稀辨得“陈思王传碑”6个字。另一是小篆体大字。另有一方是明弘治八年山东按察司九泉子章草狂书的一首七律诗：“人才三国数谁先，子建于曹独有光。七步诗成名盖世，千年草履骨闻香。鱼山西麓斜阳老，胶水东阿哀草荒。今日我来寻掩处，精英安妥安傍徨。”

由曹植墓，沿窄径寻路上山，翠荫深处有羊茂台、洗砚池、梵音洞、闻梵处、观河亭和龙山文化遗址等遗迹。据说，羊茂台和洗砚池是当年曹植读书、吟诗、做文处，清洗笔墨的地方，梵音洞和闻梵处是曹植闻听西方梵音、创作中国佛乐的地方。曹植鱼山闻梵，首创中国佛教音乐，唐时传入日本。日本佛教界为纪念曹植的功德，将本土的一座山也命名为鱼山，尊奉曹植为日本佛乐的鼻祖。山上(中日两鱼山友好纪念碑)，即是日本宗教团体多次来中国参拜鱼山曹植墓的见证。

曹植墓建于魏太和七年(公元233年)，一千七百多年来，频遭劫难，历经沧桑，原来古建筑早已湮没。现在的陵园、陵门、隋碑楼、曹植墓纪念馆及子建祠等，是1993年东阿县人民政府改建而成。1996年11月，曹植墓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诗人王士禛在《陈思王墓下作》中写到：“昔诵君王赋，微波感洛神。今过埋玉地，重建忆安人。名岂齐公干，魂宁杀灌均。可怜才八斗，终古绝音尘。”站在观河亭，看鱼山脚下黄河滚滚东流而去。正可谓：“临黄河犹听古乐，观鱼山若仰大贤。”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谁人曾知，800万人口的青岛市，100多年前不过是隶属即墨县城仁化乡文峰社的几个村落。当现代文明洗礼青岛的同时，即墨的历史愈加凸显文脉悠长的底色。作为“青岛后院”，即墨的故事值得品味和传扬，即墨的明天绝不会寂寞。

齐国最富之地

“即墨”之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国语》、《史记》等历史典籍中，《玉海》引《郡县志》云：“故城临墨水，故曰即墨。”据考证，这条墨水河位于今天平度市古岈乡大朱毛村一带，传说此河“水色如墨”，因此而得名。夏、商、周三代为莱夷地，属青州。公元前489年，齐国大臣田乞派朱毛杀死了国君晏孺子，并拥立公子阳生为齐悼公。朱毛是有拥立之功的重臣，受封于齐国东部为大夫，成为即墨城的始建者或扩建者而又居此城颇久，故即墨又称“朱毛城”。

战国时期，即墨开始繁荣起来。《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公元前348年，齐威王以万家加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说：“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即墨之名始称于世。是时，即墨常与临淄并举。“临淄，即墨非王之存也”。曾有“朱毛城，临淄土”的说法，据传当时修筑城池所用的土石砖瓦都是从临淄运来的。即墨城邑地处姑、兖河畔，一望平川。肥田沃野，物产丰盛，人口众多，商贾云集。既是粮食产地，又为商业重镇，其富庶繁华可与临淄媲美，成为齐国东部最富庶的地区，有“齐下都”的美誉。

“火牛阵”大败燕师

到战国中后期，即墨已经和齐国国都也是当

■ 海岱一方

曾经上古名城 今日“青岛后院”

□ 伊昕舟

时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几个城市之一的临淄并称，作为齐国第二大城，也是今胶东半岛地区唯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公元前284年，燕师攻齐，上将军乐毅攻齐五年，连降七十余城，唯即墨与莒未下。即墨大夫战死后，城中人推举田单为将坚守孤城。燕惠王即位后，中田单的反间计，改以骑劫为将，骑劫寡思少谋又狂妄自大。田单乘虚而入，以“火牛阵”大败燕师，杀死骑劫，陆续收复失地，将襄王从莒迎至临淄，成为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即墨城被围困长达三四年之久，城内尚有健儿近万，未有饥馑。田单能收集一千多头牛，头缚尖刀，尾束苇草，灌油脂，缚以龙纹衣，在城墙上凿数十个大洞，五千壮士由洞中而出……这些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即墨城规模之大，居民之多，屯集之富，防守之坚。战国中后期，是古代名城即墨繁荣辉煌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古城迁徙之谜

秦朝曾在齐地设胶东郡。“胶东”作为地名见于史籍，始于《战国策·苏代谓燕昭王》：“(秦)兵败于林中，重燕赵，则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胶东，指齐国东部胶水以东的半岛全境。

1948年，谭其骧先生著《秦郡新考》，进一步论证了秦在故齐东部胶水以东设了胶东郡，郡治即墨城，辖胶东半岛全境。

楚汉相争之时，故齐田氏子弟多参与亡秦斗争。项羽因与田荣有嫌隙，故分封十八诸侯时不封田荣，而将齐地分为临淄、济北、胶东三国，“三齐”之称始于此。田荣的侄子田市追随项羽，项羽“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这是即墨城成为诸侯王国都城之始。韩信伐齐时，派曹参东下即墨，杀齐将田阼，韩信为“三齐王”。

西汉建立后，刘邦认为“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尊王子弟”，故封自己的长子刘肥为齐王，定都临淄，共七十余城为汉初一大国。即墨也隶属其中。到了文帝时期，刘肥已死，文帝将齐国分割，封刘肥的孙子刘雄渠为胶东王，都即墨。后来由于景帝削藩，引发吴楚七国之乱。景帝倚靠太尉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平定叛乱。刘雄渠是叛乱首要之一，兵败自杀，胶东除，即墨又成了胶东郡城。前元四年(公元前153)，景帝封十子刘彻为胶东王，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景帝又封十二子刘寄为胶东王，即墨再次成为胶东王都。据史书记载，刘寄就封之后，大规模扩建即墨城。刘寄的谥号为“康”，今平度民间也称即墨古城为“康王城”。刘寄及其子孙传国



火牛阵

六世，共一百五十多年，与西汉王朝相始终。西汉中期是即墨古城繁荣辉煌的第二个高峰期。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改国号为“新”，托孤改制，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所有的王国与县侯，撤销、合并、重置郡县，并大量更改郡县名。降胶东国为郡，改名“郁秩”，即墨

改名“即善”，而郡治也从即墨迁到了郁秩(今青岛平度)。至此，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上古名城即墨失去了它一直作为山东半岛地区行政中心的地位，降级为县城，再未恢复。

东汉建立后，对新莽时期的政区进行了恢复和调整，撤销合并了一些郡县。胶东、高密、淄川三个王国都被合并到北海郡中。郁秩、即墨等县也就成了北海郡的属县。光武帝刘秀大封功臣时，将贾复封为胶东侯，食郁秩、即墨等六县。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章帝封贾复的两个孙子：贾郁为胶东县侯，贾宗为即墨县侯。郁秩县改称胶东侯国。

“寂寞”期待再次繁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墨往日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沦为一个普通县城。北齐天宝七年(公元556)，即墨被废并入长广县。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重设即墨县，新即墨辖境约当汉晋时的不其县(今青岛城阳)，县城在今天的即墨城，属东莱郡。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即墨县再次被废，析其地分属掖县、胶水(今青岛平度)，约在至正九年(公元1346)恢复建制。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为防倭寇入侵，在县城东二十公里筑城守备，设鳌山卫(今鳌山卫镇)，并分辖崖崖守御千户所(今丰城乡崖崖所)和浮山备御千户所(今青岛浮山所)，直隶莱州府。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卫所等裁并入即墨县。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德军入侵青岛，强行租借胶州湾。1914年又为日本夺去，至1922年才收回。

即墨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其所蕴涵的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将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深入而日益显现出来。